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二人转探源



杨朴 杨旸 著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二人转探源

杨朴 杨旻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人转探源 / 杨朴, 杨旸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 3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 秦磊主编)

ISBN 978-7-5472-1268-4

I. ①二…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二人转—研究
IV. ①J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926号

errenzhuantanyuan

书 名 二人转探源

作 者 杨 朴 杨 旸

责任编辑 周海英 李井慧

封面设计 文鼎九州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x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1268-4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在东北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当年《长白丛书》的出版，让学界看到了前人研究成果，激发了当代学者对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发现，揭示了东北地方文化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学术界意识到东北文化是容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修史工作带动下，关于东北地方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面铺开。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展了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北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尽管如此，对于丰富而独特的东北地方文化而言，截至目前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不仅有许多缺项和空白，即便是已经出版的有关东北文化研究的论著也存在描述性强，论述性弱，研究方法单一的倾向。如何在继承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向研究的深度迈进，是当代东北文化研究学术界面临的严

峻课题。出版《东北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就在于应对这一时代要求，推进东北文化研究向更为深广的层面发展。

东北地方文化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从宏观架构到微观论述，都有许多话题。本丛书力求填补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空白，扩充研究的广度，从远古到当今，做一个粗线条梳理，拓展视野，多侧面地体现东北文化价值。同时，本丛书更注重研究深度。某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构成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深广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发展脉络，探求发展规律，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历史痕迹，更有助于理解其消亡与存在，嬗变与发展。

近年来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东北文化田野作业呈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遗迹，它们是活的历史，是研究东北地方文化的重要依据，值得珍视。这些资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了解了先人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探地域文化发展规律。当然，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是散在的，局部的，需要与文献相互印证。如果能把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与文献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全面地描绘历史面貌，而且也会让历史鲜活起来。本丛书所收著作虽不敢说已经达到这一目标，至少可以看出学者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东北地域文化源远流长，研究东北文化是一项宏大工程，求索之路尚远。我们深切地希望，通过本丛书，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东北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地建设东北现代文化。

秦磊

2012年7月14日

序言

要真正理解现代二人转艺术的形式及其功能，就要了解二人转的传统和源头，因为只有解释了事物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事物。艺术理论家哈里森关于艺术起源于仪式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她说：“对于像艺术这样错综复杂、源远流长的事情，除非我们能够对其最初发生时候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其功能获得透彻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它的所然和所以然。或者，即使艺术的源头已经湮灭不影，我们至少也应该对先于艺术的相对简单的形式有所了解。我们发现，对于艺术而言，其早期阶段，其相对简单的形式，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艺术的胚胎和初始形态。”^①按照这一思想观点来研究二人转，就要追溯二人转与原始仪式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改变我们研究的思路：我们不再将两者做简单的比较，而是在文化发展的联系中追溯二人转

^① [美] 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3-134页。

二人转

的仪式原型。因为，文化是一个发展的连续性链条，或者是一条向前流动不息的大河，文化的后一个链条是靠与前一个链条相衔接而向前发展的；文化大河的后一段流程是靠前一段流程的推动而向前奔腾不息的。以“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而著称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经深刻指出：“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泰勒认为文化的这种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是不可动摇的规律：“我们那些研究无机自然科学各部门中的现代研究家们，在他们的专门领域以内及其以外，都比其他人更加坚决地承认自然的统一性，它的规律的不可动摇性和原因及结果的明确的一贯性。由于这种因果的联系，每一事实都依赖于先前已有的事物，又影响到尔后想必要发生的事物。”^① 泰勒认为探讨“文化现象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就是“关于文化的科学”^②。文化现象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规律告诉我们，像二人转这种民间艺术，肯定是从它先前的文化形式而来的；而先前的文化形式又依赖于它更先前的文化形式；二人转肯定是更先前文化形式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演化发展是由文化现象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构成的，中间有一个漫长的来龙去脉的演化发展阶段，因而，我们探讨二人转的源头，采取一种与文化演化进程相反的逆向追溯的方法，就可能是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东北文化上下阶段的联系中，以下溯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追溯，一个

①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环节一个环节地探讨，找到过渡发展阶段每一环节和每一阶段的内在联系，沿波讨源，不断向前追溯的结果就一直追溯到了东北远古红山文化。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一直探索到二人转的仪式性源头，梳理出一种东北民间艺术发展大河的历史脉络，我们就看到了二人转由东北原始仪式逐步演化而来的轨迹。东北原始仪式是二人转的源头，二人转是东北原始仪式演化到今天的形态。并且，在这种文化链条或文化大河的逆向追溯中，用后来每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不断重复的基本模式，我们又可能恢复或重构早已湮灭了原始仪式的原型形态。

在东北文化的大河中，我们溯流而上，最终探源到了东北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参照大约同时期及后期的红山和内蒙古岩画，可以推断红山文化的女神遗址曾经是东北先民进行女神祭祀仪式的地方。祭祀女神的方式就是“二神转”。所谓“二神转”就是两个祭司其实就是两个萨满装扮女神和她的配偶模拟神圣的结合。这种“二神转”是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的一种“范型”。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祭祀女神圣婚仪式的“二神转”。“二神转”舞蹈造型一方面是根据红山岩画和内蒙古岩画考古实物造型的总结，另一方面是根据跨文化比较，对弗雷泽《金枝》等具有世界普遍性仪式舞蹈造型的归纳；而萨满的装扮和表演则是根据了红山出土的“出神”玉人特别是红山和内蒙古岩画的萨满形象“二神转”造型的推断。内蒙古岩画有大量的“二神转”造型刻画，它的明显的萨满（比如鹰）形象和交媾舞的造型，说明了它的巫术性质。但它是不同于一般巫术（戏剧表演）的另一种萨满仪式，然而无论这种岩画的萨满仪式与戏剧的巫术仪式有何不同，但毕竟还是以“二神转”造型的方式来表现的。内蒙古岩画是另一种考

古实物，它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具体性与丰富性，是比文字记载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因而，用岩画中的“二神转”来重构红山文化女神圣婚仪式的“二神转”舞蹈仪式，就可能是合乎实际的。

从红山文化和内蒙古岩画中的“二神转”，往下发展就是贯穿东北祭祀形式和民间舞蹈始终的“二人转”造型。由红山文化到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中间的巫术祭祀形态，虽然较少看到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但是，从它先前红山文化的“二神转”造型以及后来的“二人转”造型来推测，这中间无疑也存在一个“二神转”造型的阶段。

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丰富多彩，但有一个统一的造型方式“二人转”。这个“二人转”造型就是从东北萨满仪式中遗传下来的。有些遗留下来的舞蹈，比如黑熊搏斗舞等，其造型不是一男一女的二人转，而是两个男人或多人搏斗的舞蹈，但这是二人转原型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变形的结果。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逐步演变为东北大秧歌，到了清代，综合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东北大秧歌。东北大秧歌在庙会巡游中，逐渐从娱神向娱人转换。随着海禁的解除，商贸的兴起，东北大秧歌在“赛会”中则完成了娱乐形式的转化。东北大秧歌的上、下装构成的“一副架”就是从以前萨满仪式的“二神转”转换过来的。大秧歌的“一副架”造型形式就是二人转。

二人转是东北大秧歌上、下装“一副架”的单独演出，二人转是从东北大秧歌脱胎出来的艺术形式。由于东北大秧歌是脱胎于东北民族民间舞蹈“二人转”的，而东北民族民间舞蹈又是脱胎于东北古代萨满仪式的，而东北古代萨满仪式又是脱胎于红山文化的圣婚仪式的，红山文化的圣婚仪式就是由萨满

主持扮演的“二神转”，因而，当我们说二人转脱胎于东北大秧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个意义，二人转是脱胎于红山文化萨满主持扮演的“二神转”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联系，我们认为，当代二人转的造型其实是东北远古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二神转”范型（原型）的一个变形。

以上的探源性追溯，主要是依据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这里更多的是以叶舒宪先生的“四重证据法”即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的证明为范例。把二人转放到东北文化的语境中去，力求恢复它的原来面貌。这是因为东北文化没有现成的东北文化史可依循。东北文化由于被文字记载的过晚，因而很多文化现象特别是远古文化现象都被遗忘和被遮蔽了。幸好，有了红山文化考古重大新发现，有了内蒙古岩画重大新发现，在这些考古实物的证明下才使世人对东北文化有了新认识。尽管如此，东北文化从古到今的演进过程大部分还都是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因而我们的恢复就带有很大重构的成分。这种重构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呢？康德曾经说过：“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想，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还说：“凡属叙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时所无法加以尝试的东西，我们都很可以通过臆测它那——就其是大自然的产物而言——最初的起源。”^①这种臆想和臆测是在已经发现的材料为基础之上，参考“作为远因的前奏”和“作为影响的后果”的推测，而不是凭空臆想。如果按照文化人类学

①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页。

的原型追溯方法来看，那就是完全合理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把握到一种原型模式。以研究史前文化而著称于世的艾斯勒说：“史前史就像一个毁坏或丢失了大部分部件的巨大的拼版玩具。完全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但是，精确地恢复史前史的原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我们缺少许多部件，而在于流行的范例使这种恢复工作很难确切解释我们已有的部件，而且很难设想同这些部件相符合的实际模式。”^①过去二人转研究的局限在于，只就二人转研究二人转，没有把二人转与东北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也就没有看到二人转是东北文化的一个原型，自然也就不能看到今天的二人转与远古萨满“二神转”舞蹈仪式的渊源关系。文学人类学的二人转研究，就是要把以往“流行的范例”忽略了的二人转与东北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在这个文化传统中找到二人转的原型模式及其演化轨迹。

好了，让我们扬起风帆，到东北文化的大河中溯流而上，去看个究竟吧。

① [美]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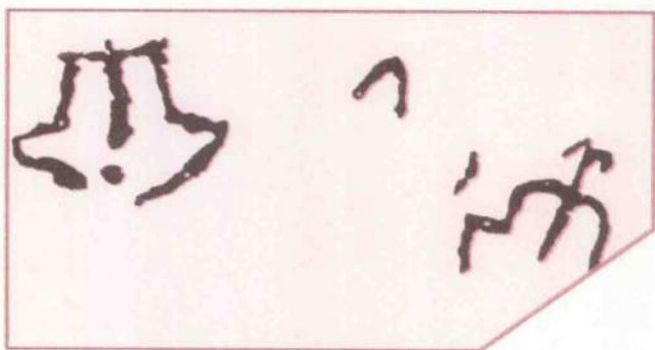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二人转与萨满跳神	3
第一节 图腾之舞.....	6
第二节 萨满鹰神.....	15
第三节 神性符号.....	25
第四节 二鹰对舞.....	32
第二章 二人转与原始艺术	43
第一节 远古舞姿.....	45
第二节 图像内外.....	68
第三节 迷狂出神.....	80
第四节 原始戏剧.....	95
第三章 二人转与女神祭祀	107
第一节 神圣空间.....	109
第二节 仪式建构.....	116
第三节 神庙起源.....	125
第四节 舞蹈仪式.....	131
第四章 二人转与圣婚仪式	147
第一节 伟大母神.....	149
第二节 女神伴侣.....	165
第三节 二神之舞.....	172
第四节 神秘力量.....	201

第五章 二人转与原型之源	211
第一节 玉器造型	214
第二节 民俗事相	237
第三节 现象比较	258
第四节 永恒象征	275
后 记：支持就是力量	291

第一章

ERRENZHUANYUSAMANTIAOSHEN

二人转与萨满跳神



第一章 二人转与萨满跳神



在东北民间文化中存在一个“二人转”谱系。我们对二人转的探源，其实就是对已经淹没在历史烟尘中“二人转”谱系的重建。“二人转”谱系是由隐秘在东北民族民间舞蹈中的一种造型方式构成的。它最远的源头是十分遥远的远古圣婚仪式的“二神转”，它最近的置换形式是活跃在当下东北各地的娱乐二人转，而在这最远源头和最近形式两端之间极为漫长历史时期的东北民族民间舞蹈，就是“二神转”演化为二人转的具体过程。

在东北民族民间舞蹈中，“二人转”不仅作为一种原型模式反复显现着，而且也构成了前后舞蹈的源流关系和传承脉络。原型理论家荣格说：“一种固有的观念，如果不是从它的影响去考虑，那就根本不能确证其存在。它们仅仅在艺术的形成了的材料中，作为一种有规律的造型原则而显现。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从完成了艺术作品中所得出的推论，我们才能够重建这种原始意象古老的本源。”^①正是根据这种原型探讨的方法，我们在东北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中“推论”和“重建”了二人转“原始意象古老的本源”。

当我们追溯二人转的源头时，最先追溯到的是二人转与东北大秧歌的传承关系。二人转的一丑一旦是来源于东北大秧歌上、下装的，二人转是大秧歌“一副架”的转换。但大秧歌又有它的来源，大秧歌是来自东北民族民间的“靰鞡秧歌”的，而“靰鞡秧歌”又是来源于莽势舞的。“莽势”是满语，“舞蹈”的意思。据萨满专家考证，“满族最有

^① [瑞士]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0页。

代表性的满族舞蹈——‘莽式’（与‘莽势’相同）即与舞蹈神同名。满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于新岁或喜庆之时。”其姿势“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柳边纪略》卷3）。莽势舞的造型是清清楚楚的：男有男“莽式”，女有女“莽式”；男女“相对而舞”形成一对莽式舞的造型；观看莽势舞的人“拍手而歌”也是参加了莽式舞之中的。清入关后，莽势舞发展变形为“喜起舞”。

正是莽势舞等舞蹈“二人转”造型的发现，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东北大秧歌的“一副架”是莽势舞等“二人转”形式的演化^①。但莽势舞同东北大秧歌一样，也仅仅是“二人转”谱系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最终源头。二人转最终的源头还要靠对莽势舞来源的不断向前追溯才能获得。莽势舞的来源是重建“二人转”谱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因而必须深入探讨。

莽势舞是来源于“桑林”舞的，而“桑林”舞是一种生殖仪式，这就表明了作为娱乐形式的莽势舞来源于生殖仪式的图腾舞。图腾舞是两个萨满装扮成鸟图腾跳交媾舞或模拟交媾，其造型形式是“二神转”。莽势舞来源于“桑林”鸟图腾舞，就成了“二神转”转化为“二人转”最关键的环节。东北考古发现人鸟同体滑石像，是远古萨满装扮鸟图腾的考古实物证明。东北鸟图腾神话故事则是鸟图腾舞仪式的叙事化发展，“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三仙女”的神话故事隐含着一个“二神转”的舞蹈仪式，从而也证明了“二神转”舞蹈造型的存在。

鸟图腾舞是鹰图腾舞的变形；当代萨满文化遗存中的鹰形象与远古鹰岩画与玉器鹰造型构成了一脉相承的联系；“人鸟同体”与鹰人形象说明了萨满是在模仿神的形象；鹰神是由萨满表现的形象产生的；鹰神是作为女神被祭祀的；祭祀鹰神是为其举行神圣结合的仪式；大

^① 关于二人转与东北大秧歌的传承关系，拙著《二人转的文化阐释》中有初步研究；东北大秧歌与莽势舞等的传承关系在新著《二人转与东北大秧歌》中有进一步探讨。